

蕭曼屏：

接下來我們就分各科的特色來做說明，先從歷史科的部分開始，跟我們簡單解釋一下最大的改變和特色在甚麼樣的地方？

金仕起副召集人：

我想我再說明一下，茂桂老師也好，或者是詠善主任，他們都強調一件事情，我們這個課綱有一個很大的特色，是以學生/學習者為主體的一個設計，同時我們非常重視素養，甚麼叫重視素養？簡單的講，現場老師有這樣表達過，教會比教完重要。我們過去碰到的問題是重複學習，從小學開始，國中再教一遍，我們現在如果以學習者為主體去做思考，我們想的事情是這樣，就是說我們怎麼樣裝備小朋友，讓他們能夠面對未來的挑戰。換句話說，我們比較著重問題導向的一種學習，就是說，你要面對甚麼問題？你要回答甚麼問題？那小學這個階段，我不是主要負責人，小學階段有另外一位汪履維老師，他是專門來負責小學部分社會領域學習。

就我的了解，他是用在地文化資產做為學習對象，來考察相關的歷史變遷，所謂的文化資產有有形的，有無形的，這是大家很容易親近的。透過做中學，讓小學階段的小朋友，能夠理解到歷史是跟他聯繫在一起的，跟生活經驗是聯繫在一起的，進而讓他得到啟發，去思考我所在的環境是怎麼來的，有很多因素，有原住民因素、華人因素、移民因素、新住民因素或者有一些其他世界成員來到臺灣，在這個地方產生一些變化。

國中階段我們的思考就是說，他可能需要一些基本的常識，基本常識的重點我們要放在哪裡？了解他自己當身所處的社會怎麼來的，怎麼變成這個樣子，學歷史一個很重要問題的點，應該是要去回答這個問題，我所身處的這個社會是怎麼來的，我要知道怎麼回事。所以我們現在課程的設計，國中階段因為他是高中分流的，不同類型學校共通的學習基礎，所以我們希望說國中階段的同學們，大概有一個比較全盤但重點式的了解，所以我們沿用過去以臺灣為重點的分域架構，以中國為重點的分域架構，以世界為重點的分域架構。

那是不是教全的概念？是不是要教完的概念？不是。我們一定要減量，所以教重點，重點在那呢？跟剛剛我們大的目標是聯繫在一起，因為我要理解當代社會怎麼來的，所以我們把重點放在公元一千五百年以後，大航海時代全世界的人開始慢慢彼此接觸的那個時代，跟我們最近的生活發展其實關係最密切。所以我們採取一個原則叫做「略古詳今」，「古」不是不處理，可是我們用長時段的、講大趨勢的方法去處理，讓同學們了解到，那些東西是在古代已經存在的現象，到今天還深深影響我們的生活。還是以現在作為著眼點回過頭去看，那些課題可以被保留下來，所以國中階段還是我們比較熟悉的通史架構。可是這個通史架構，我們應該這樣講，通史本身他的課題是經過選擇的，我們特別挑選過的，以幫助同學們去了解我今天這個社會怎麼來，作為大的選擇標準。所以不是甚麼東西都要包進去，以前的通史也不是甚麼東西都包進去，不是的，這是國中的部分。

那高中的部份我們想的就是說，高中的青年們應該要做好準備，我一畢業我就是個標準的公民了，我十八歲了，所以我們很強調思辨這個能力的養成，歷史思維能力的養成。我們在高中部分的課程做了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結構改變，這個大的結構基本上還是沿用一個分域的概念，以臺灣為重點的意義，以中國為重點的意義，以世界為重點的分域概念，可是我們現在把他專題化了。我們現在用一個一個主題來做處理，不是過去通史的架構，從古到今這樣講。我們選擇重要的課題，這些重要的課題也在幫助高中同學理解我們這個社會怎麼來的。

比如說，大家考慮到教科書的編寫的時候，常會問一個問題，你們處理跟中國史有關的課題，說我們要研究一下中國傳統的土地問題、戶籍問題、賦役問題，那麼，土地問題要不要從井田制開始講起，一直講到攤丁入地呢？我們的建議是，也許可以從和同學們生活經驗較大的部分講起，比如說，我們從大埔農地事件開始講起，從原住民傳統領域問題開始講起，我們挑幾個可以跟理解歷史變遷，那些因素可以影響歷史變遷的這些個案，拿出來做討論。討論的重點是，同學們如何去理解歷史變遷，哪些因素可以帶我們理解社會的變化，理解這些東西，懂得觀察自己身邊，正在發生的大小事的來龍去脈，這個就是我們的目標了，在必修的課程裡面，我們大概是這樣設計的。

最近媒體提到你們好像把中國史都不談了，其實不是，我們只是把它放到一個更大的脈絡裡面，從人群的互動觀點，剛剛茂桂老師已經講了，其實我們的年輕人面對的挑戰是很大的，文化之間的衝突，人群之間的交流，都不斷在製造新的問題，怎麼理解新的問題呢？我們臺灣有新住民，有原住民，還有所謂的戰前來到臺灣的中國移民，這麼多的人在這個地方，這麼多元的情況，怎麼解決我們之間相互理解的問題。我們現在這個社會不是一個均質的，大家都已經達到和解共生的情況，怎麼樣推一個平台出來，讓大家可以對話溝通的機會，我想這就是我們在思考怎麼樣去編寫課綱的時候，很重要的關注的點。它可不可以提供一個，我們的年輕人能夠理性溝通對話的一個平台，這是一點。

另外一方面在選修的部分，我們當然很希望說對社會科學，對人文學科有興趣的同學能夠來修，除此之外，我們也希望能夠吸引一些對自然科學有興趣的同學們來修，我們裡面的一些課題，比如說性別的歷史、科技的歷史，這個大概都是他們這一代的年輕人，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在面對了，他要面對的一些問題，提早的去注意，比如說科技的問題，怎麼永續？這是一個問題，石化產業可以扮演甚麼樣的角色？醫療的問題，我們將來碰到長照，長照議題出現的時候，發現說家人的醫療決策跟醫院的醫療決策不同的時候，怎麼樣找到一個平台可以溝通，你要不要做點準備呢？諸如此類。性別的議題在臺灣最近也受到很多矚目，我們可以讓大家都理解到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。我們基本的著眼點是說，透過選修課程去裝備我們這些年輕的學子們，他們可以對未來碰到的巨大挑戰有點準備，也清楚問題的來龍去脈。所以我們是從這幾個角度去做思考，跟前一陣子媒體上面報導的其實是有蠻大的落差，跟我們強調能力、學習表現這一塊課程設計是有不小的差距的。

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，戶籍在東亞世界很常見，中國、韓國、日本、台灣、越南大概都有戶籍，那我們要不要拉很長的篇幅去討論戶籍呢？可能不太需要，我們拿個身分證出來就可以看到了。我們可以談身分證現在作用是甚麼，可能是照顧我們的健康，驗明我們的身分說我們可不可以出國，我們現在對身分證的感覺是，它的服務性質比較強，雖然我們有時候對身分證還是有些戒心，例如說政府會不會把我們所有的資料都拿走了，公開給其他人，像個老大哥一樣。不過大體上，我們對身分證這類文件的印象是，它的服務性質比較強，是為我們人民的福利著想的。可是，以我們自己小時候的經驗來看，你家裡面如果要查戶口就很緊張了，過去戶口是國家控制社會很重要的一個媒介，如果你能夠了解到後頭結構的大不同，使的戶籍本身它的意義有一些變化的話，這就是我們希望小朋友在學這些東西的時候，能夠掌握的一個重點，就是他能夠習得這個能力，看類似的東西，可是他後頭變遷的動力是甚麼。

所以並不是要大家去反覆的記說，《通典》裡面講戶籍應該有哪些內容，漢代的官文書應該有哪些內容，這個不是重點，而是了解說，一種官文書的媒介，他在歷史長時間的變化當中，他是因為那些因素發生變遷，同樣的我們也可以拿這樣的例子，去觀察其他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一些事情的切面。

我們現在做的一個工作就是先將學習內容減量，用問題導向式的教學來共同做探究跟做討論。像您剛剛提到的那個問題，我們在教學現場就會鼓勵老師們去做幾件事，第一件事先問資料是怎麼形成的，比如說我們現在看中國的古書、歷史書，我們有可能第一個印象就是說皇帝交辦的，這代表皇帝所在首都的觀點，能夠書寫的讀書人寫下來的，絕大多數的資料是這樣。因此，我們首先就問那些人寫的？所以我們歷史科課綱裡面有一條條目就問「誰的歷史？誰寫的歷史？」要大家先去回答這個問題，就是說這個材料是怎麼來的，這個問題先去問，如果你了解到其實不是我們凡夫俗子寫的，就需要思考為什麼資料會寫成這樣？所以我們還有一個重點，就是說我們嘗試用以人民為主體作為一個思考的點，如果說，資料不是芸芸眾生寫的，而是那些會書寫的人所遺留下來的，那麼，我們如何透過這些資料去推測芸芸眾生是怎麼想的？所以第一個先解決這個問題。

第二個我們要問的，跟歷史關係很大，很注意的，在那發生的？在甚麼情況底下發生？脈絡是甚麼？如果我們能夠把至少這兩樣東西交給同學，讓他們了解到，看到一項訊息首先要去分辨這幾樣東西，他慢慢的，他看報紙的時候就知道，這東西為什麼會出現在頭版上，然後那些人去讓這東西出現在頭版上，為什麼在這時點上出現，他如果能問這些問題的話，就慢慢懂得什麼叫做批判的思考。他經過討論的過程，也曉得可以跟人家交換意見，慢慢形成自己的選擇，那就不是我們去把我們的偏好，或者我們不喜歡什麼東西硬塞給他。而且我們也在這件事情上面，我們在作課綱的過程中，也一直保持自我提醒，我們不要把我們這一代人的一些主觀偏好，硬塞給他們，而是要讓他們曉得如何替自己做選擇，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，這對我們來說是我們在做歷史教育的時候，念茲在茲，時刻提醒自己要做的事情。